

400年前的法国人蒙田,说过这样一句话——风不会对漫无目的者有所青睐。“青睐”是指一个人用黑眼珠子看着你。这是一句否定句,意思是假如你有了坚定的目标,整个大自然将帮助你。

风是什么呢?风是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。风吹的时候,影响着我们的,逆风或是顺风,对我们的速度和方向都有强烈的影响。就连飞机的钢铁巨翅,也不敢对风等闲视之。

人生的目的很重要。这个目的是谁给我们预定的呢?没有人。你的父母、你的师长、你的朋友,都可能参与你的目的的制定,但他们不是决定的力量。最后的赞成或是否决票,在你手里。如果你对自己说,我才不要什么人生的目的这种奇怪的东西,那么,你也是有一个目的了,那就是“虚无”。

风的青睐

□毕淑敏



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,如何行走呢?看看醉汉就明白了。踉踉跄跄、东倒西歪、昏乱嘟囔着,没有人知道他要到哪里去,更不知道他的归宿在何方……

还有一些人,把某种流行的腐朽说法或是误区当成了自己的目的。这种“镜花水月”的伪目标,只能引诱惑感官的堕落和本能的麻痹。

目的通常是阔大的、依稀的,但它确实存在着,一如晨曦。你从未摸到晨曦,但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它。即使乌云蔽日的时候,你也坚忍不拔地确信,在高远之处,晨曦依然发出温暖的红色光芒。

一个有目的的人,走路的姿势是向前的。他们通常不会在跌倒之后太长久地抚摸伤痛,而是在短暂的昏厥之后迅速清醒,用身边的树枝或是草叶捆扎好伤口,就蹒跚着上路了。他们走得慢,但很坚定,不会因为风险而避开既定的方向,也不会为路边一些小的花果而长时间地流连忘返。当然也有痴迷和混沌的时候,但他们能够重新恢复思考,从容向前……

风的青睐,是无价的礼物。只要你坚定地确立了自己的目标,努力下去,就会发现天地万物都来帮助你了。

人的胃口跟着气候在变,恰逢年节前后,吃肉多了,肠胃便期待能吃多点菜。来碗白粥,加碟咸菜,或是点几滴酱油,食完,嘴里独有一种雨后的清爽。

酱菜自是下饭,一小碟可以吞下两碗白粥,可我似乎对新鲜菜蔬有些偏爱。或许是眼神上的贪念,新鲜青菜的绿油油总比酱菜的棕黄色多几分讨喜。广州人吃青菜是聪明的,也最简单。田里摘来,洗净,过水焯,放盘子里淋上酱油或蚝油,上等的蚝油时蔬便做好了。这等做法的青菜我可以吃一盘,最新鲜,爽脆鲜嫩,汁水多的菜梗里一口下去都是春天的味道,若是觉得味道朴素了点,蘸点蚝油提鲜,吃的都是原汁原味。

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云:“正月初七日为人日,以七样菜为羹。”想起每年正月初七,几乎潮汕人每家每户都会吃一道菜——七样羹。顾名思义便是七样时令青菜炖成一锅羹汤。“七样羹,食老变后生”,潮汕俗语的意思是吃完这道菜可以返老还童。发展到今天,七样羹也不一定是七样,人们挑多几样新鲜蔬菜炒了或炖了吃便是,若讲究的也加些高汤,至少味道多了些层次。可我宁愿少些肉汤的鲜

大家V微语

当你老了

□黄爱东西

●对17岁的人来说,23岁都已经很老。动辄觉得自己一夜沧桑的均是少女,刚刚长成新鲜出厂,功能强壮心灵敏感。真正临近使用期限时,老人家都似孩童,却外壳机身辨不出原貌,程序开始出错缺失。

●老人院走廊里见过两门卫一左一右挽了位老伯往回走,老人家小个子中气十足嚷嚷几句,估计是想自己溜走被发现了。走了几步再回头看,他已经要瘫坐在地上。

●嘿,谁还关心那些毕生的得到和得不到。

●《当你老了》那首叶芝的著名情诗。脍炙人口的情诗后面,据说是终身得不到的爱。

●陪朋友去过老人院数次,每回都忍不住仔细打量那些房间,最简单基本的生活用具,长走廊和看护们,试图揣测评估多年后的自己,若有一天长住在此会不会习惯。

●院旁的餐厅几乎每台都坐个老得成了各款外星人的老人家,儿孙后辈齐聚全家吃饭,家族遗传表征每桌纷呈。

●如果很无望地迷恋着某个人,想办法去弄张对方的全家福吧,最好是大规模三代合影的。你会看到很多张似是而非的面孔,或多或少都带着你所迷恋的那种特征,以男女老少的不同面目呈现,美丑不分具体而微,仿佛在时间河流的不同之处湿漉漉地分别上岸又聚到一处,足以将所有的浪漫想象空间杀绝。

●“爱情是怎样逝去,又怎样步上群山,怎样在繁星之间藏起了脸。”那些纷扰的情事起落的心情,身处其中的时候,都曾寄望会在尘埃落定的某天真相大白于眼前。选哪一天好呢?拿起本万年历翻翻即将到来的那些岁月,众人择日,都定在老了的那天。

●人间尤物玛丽莲·梦露唱过首悠悠的歌,叫《无归河》。同样的旋律,姚莉在老唱片里不紧不慢:“看流水悠悠,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。有时浪滔滔,它有时静悄悄。”

●大江东去,水落石出。得到的爱和最后的爱里,尽是些欢畅安详的时辰,不计较假意或真心。

●盛暑天的中午,风扇转动。歌声遥远,时光忽快忽慢,忽明忽暗。

满足味蕾的菜

□蔡浩杰

美,只食这几样春天的食材,正月春节找一天食素斋,也是祖先的节令智慧。

在岭南吃得更多的是菜心,除了菜心,能让我百吃不厌的便是西洋菜了。还记得大学时舍友去吃夜宵,我喊了一句:“帮我带一份麻辣烫,多点西洋菜。”舍友点头裹衣而去,回来时带来一大碗香菜,西洋菜的西洋菜快了也听成了香,怪不得舍友,然而世界分两种人,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,我属于后者,看着舍友一捆一捆地拖着香菜往下咽,我严重怀疑他是故意把西洋菜听成香菜的。人们对自己喜欢的食物,总会有偏心的。西洋菜和莧菜一样吃的是别人的味道,在潮汕人的早餐食单里,抓一把西洋菜或者珍珠菜,煮一碗瘦肉猪杂汤,加一碗干面,就有了一口咸香弹牙的面条,一口清新适口的西洋菜猪杂汤,吃完打个饱嗝,撮一口功夫茶,看小路上菜贩子来来往往吆喝着,可以说是很享受了。“吃肠粉吗?”朋友来潮汕,问我肠粉哪家好吃。都很好吃,肠粉的酱汁直接赋予肠粉新的生命,其中藏着黄

的鸡蛋、红的香肠片、黑的香菇条儿,新鲜的瘦肉带着虾米特有的鲜香,一口下去,多重口感慢慢氤氲,最妙的是那几根绿油油的青菜,吃到西洋菜时,全天满足。

肠粉里放西洋菜是好吃的,假如遇上空心菜的时令,空心菜的脆和肠粉的韧交相辉映,让人拍案称奇——新鲜得似乎能听到雨后勃勃拔节的声音。

记得爷爷在我们咳嗽上火时,便去院子里摘些桑叶似的叶子,洗净,连着猪肉一起剁碎,揉成肉丸,煮水给我们吃下,不久便好了。小时候惦念着肉丸里肉的味道,现在仍不知那叶子是什么。只记得味道特别清新,就像刚下过雨一样。过去了便过去,及时想念,或许是最好的记得。就像拔节破土的青菜,似是故人来。

然而有一种在广东吃不到的菜一直让我心心念念——莧菜。苏轼曾夸道“若问三吴胜事,不唯千里莧羹”。莧菜的嫩芽很新鲜,做羹汤的首选佐料,陆机还将之与王武子的鲜羊奶酥相提并论。“千里莧羹,未下盐豉”莧菜鲈鱼便是世人垂涎不已的一道美味,可惜至今无缘品尝,纯靠想象,暂时满足味蕾的好奇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马和之的《闲忙图》,画一个老渔翁在河滨树下织苇履,鱼篓斜倚树根,一片闲适景色。命名典雅异常,取忙迫之中,心神安适从容之意,对当今的生活情趣,真有无穷的启发。

现在的生活情趣,只剩有一个“忙”字可以存在了,大家见面,第一句话总是近来“忙”得如何?我去参加一个宴会,一位老友不终席而要去,向大家一抱拳说:“对不起,我还有三个场合得去应酬一下!”他匆匆离去之后,我不禁大惑不解,真的忙到了这种地步了吗?人生趣味尚存几许?

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色,大家天天在“读秒”。试想一桌最好的满汉全席,却限于你三分钟内吃完,那还有什么味道?因之我不禁喟然叹曰:忙是20世纪最可怕的癌症,我们若不能消灭它,它就要来消灭我们。

中国文化中有隐逸闲适的一派,周臣的《闲看儿童捉柳花》和仇英的《松亭试泉图》,都充分传达出这份闲适。就是宋代理学家程明道也有“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窗日已红。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”的歌咏;在他的心理气象上也一直是云淡风轻,他说:“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可知他不但闲适异常,而且在闲适之上,还有更高一层的乐的境界!

他养小鱼数尾,时时往观;人问其故,他答道:欲见无人而不自得之意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范安仁的《鱼藻图卷》,我每一展拜,都使我想到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乐:“儵鱼出游从容,是鱼乐也。”西湖是我旧游之地,最有名的玉泉观鱼,那池阁之上便写着“鱼乐园”三个大字!我常想,人为万物之灵,而自我忙迫如此,何以人而不如鱼乎?

名满天下的齐白石也曾画了三条小鱼,名之曰《三余图》,这是中国的谐音妙用,鱼余同音,便假借通用。他在上面题字云:“画者工之余,诗者睡之余,寿者劫之余,此白石之三余也。”——一片闲适从容气象。

他原本是木匠,木匠应该做工,但是工作之余,也来挥洒几笔水墨丹青。他原来并不想作诗,但是“睡觉东窗日已红”之后,兴犹未尽,也偶尔来歌颂一下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的“四时佳兴与人同”,不亦是充满了生之乐趣吗?至于“寿者劫之余”,那是对高年长寿的歌颂。

若推究一下这种三余图之由来则久矣,益发能显示出中国人的生活从容,因为原来的三余是:“夜者日之余”——日出而作,所以晚上是我悠闲的时刻;“雨者晴之余”——不能出外耕田,便是我读书作画的机会;“闰者岁之余”——这就是《千字文》上的闰余成岁,在古代中国人的想法中这是一笔意外的收获,又可以从容自在地闲散几天了!拿古代的自在有余和现在的忙迫不堪一比,我们不禁大为怀疑起来:这内中的得失消长如何调剂,才能使现下当今的忙迫癌症着手回春,化为一片从容祥和,庶几能切问近思,乐我平生?

日日忙,月月忙,年年忙,自是一奇!其实分出一段时间彻底休息自我轻松一番,亦不至于就影响大局也。人人都觉得自己重要无比,亦正可一笑释之。

“不疾而速”是我国文化上的一项哲学高标,对于当今忙迫癌症可以说特效良药,你以忙碌困我,我从从容中道,不疾不徐,一片闲适风采。

聪明的朋友不再多言,敬祝您“空山无人,水流花放”,拍拍满怀都是春,一片自在从容。

心淡之故

□梁凤仪

童年与少女时代老觉得母亲持家事务虽有条不紊,但过于吝啬,不够大方。

每有同学来我家吃饭,我都会自掏腰包,到烧腊店买包叉烧,拿进厨房里给她吃:“妈妈,是我的同学买来孝敬你的。”

母亲于是笑逐颜开,那一顿饭必另加几味,弄得挺丰盛。我呢,回头寻个借口,向父亲讨回那些“斩料”的钱,乐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。

如果不做此张罗,情况是完全不同的。母亲绝对不会因家中有客而多弄小菜。问她,老是答:“人必先敬我一尺,我才肯回敬。要我先行这一步,绝不!”

最近,我构思一个小说,故事中的一对母女,正是我和母亲的影子。老友正追读小说连载,告诉我,那母亲的角色,是的确应该如此发展的。老友说:“你知道为什么?因为上了年纪的人,被所谓至交好友出卖的次多数,心淡之故,再热诚待的人,都不肯自动慷慨。”

说得实在对,年轻人一般比较豪爽,不会斤斤计较,婆婆妈妈,完全是没有受过教训的缘故。

人只要活到中年,有一日静下心来,细数自己曾为别人做过的功德,比较自己被别人占用的便宜,若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话,就会开始大彻大悟,从此小心翼翼,不再肯先行吃亏。

愿意先受人一分恩惠,再行图报,原来算是相当合理的行为了。真错怪了母亲。